

编者按

韩晓红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格萨尔史诗学者，他用了近四十年的光阴在我州开展格萨尔史诗田野调查，遍访了全州一千多个自然村落，撰写了大量的散文诗、诗歌、随笔、格萨尔史诗论文等文稿，其专著《格萨尔史诗另类叙事》曾多次获奖。本报在连载了韩晓红先生《陪你游甘孜（德格篇）》文稿后，自本期起，将陆续连载色达篇，以飨读者。

色塘游记

◎韩晓红

色塘位于色达县腹地地带，色达东北岸，藏语意为“金坝”之意。

灯下，没有寂静，满是我虔诚的足迹。

一片福地，岂是金坝能够解读！
梦幻般的生活，孕育梦幻般的真实。

有多爱，就有多依恋，就有多温暖，就有多真诚，也就有多持守。

些许纷扰，些许偷闲，畅怀执念，心无旁骛，于色塘草坝尽富个中滋味，诸多爱恋不足为外人道。

福地四季，翩然至我窗前，又翩然逍遥而去。潜心学藏语，潜心研究格萨尔史诗，果真是人在忙碌中，心在最好处。

色塘是一首诗，韵律节奏足以伴我一生；

色塘是一幅画，深浅淡定足以美我一生；

色塘是一份记忆，幽雅沉寂，足以毕生铭记。

色塘，装饰了我的梦，更精彩了我的人生。

面对色塘，真可谓：
“世界很忙，
我却愿意因你而有空。”

世间每一种好，
都只为你的盛装而来。

色塘是我的笑容
是闲情中的一杯美酒；
色塘是超俗的情怀，
是深邃中的情趣。

色塘是望不尽的春，
蕴涵着百态人间的情和理。”

闲则“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
恋则“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洁”；

豪则“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逸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情则“一夜雨声凉到梦，万荷叶上送秋来”；

闲则“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趣则“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
……

色塘这份记忆，拒绝世俗羁绊，多感多悟，美不胜收。

色塘这份记忆，即便天低云淡，漫天风雨，依然铸就自己的路，依然锦织百般情愫，如人生一杯佳酿在喉。

赏阅色塘，更多的是以情感人、意境动人、文辞袭人。

思考色塘，曲折微妙成就深邃旅途，宁静悠远酿造淡定情怀，壮阔清丽陶冶人生情操。

色塘，传说与足痕融入美与自然；
色塘，格调与节奏融入笔端；
色塘，诗意图怀融入骨髓。

细品，则风清情荡。置身其中，则能与浩渺中找到岁月的回声。

色塘，格萨尔王驰骋疆场的马蹄声经久不息，牢牢拴住我的寻找、爱恋与痴情。

色塘，我就这样向你走来。

创作手记：人行道上的深呼吸

《甘孜日报》以“陪你游甘孜”栏目刊发我的系列散文诗，这组文稿是我耗时近四十年光阴，在甘孜州一千多个自然村开展格萨尔史诗田野调查时写下的。

且行且为，每到一村一庄，要完成一篇随笔（散文诗）、一首诗、一则传说（或多则）、若干钢笔画和照片，为此建了一百多个卷宗，以此留下那段美好而珍贵的时光。

要感谢《甘孜日报》的同志们，为

我提供了面世的机会。我十分珍惜与格萨尔史诗这份缘，于是作为学者也罢，爱好者也罢，我持守这份爱，一路走来，一路耕耘，记录了一个智慧民族依旧保持的自远古而来的文化与生活习俗，使更多的有缘人与我为伴，尽力复原一段珍贵而易逝的时代文明。

在刊发完德格篇后，将陆续发送色达篇，希望读者喜欢。

我在色达生活了12年，一边打磨当年的记忆文稿，一边寄托我的思念之情。散文诗富有情趣与爱，富有回家的美好感觉，更富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源于色达这片土地，以及这里的人民，源于我的内心世界。这种情愫滋润着我的精神原野，是一种富有魅力的情感，更是精神救赎。

这组散文诗源于我对色达的爱、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感怀，是我人给了我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格萨尔史诗。

我虽退休回原籍生活，重新整理原稿的过程，正是表达我对离别后的那片土地的深沉想念，以及感激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槐荫深处夏笺香

◎彭晔

五月的风掠过老槐树的枝桠，细碎的白花便纷纷扬扬落进竹筐里。外婆总说这是夏姑娘寄来的第一封信笺，得用新麦秸编的筐箩接着，才不会让墨香散了。我蹲在青石门槛上，看那些花瓣在竹筐间隙里游移，恍若宣纸上洇开的淡墨，写着些欲言又止的韵脚。

晨光才爬上东厢房的滴水檐，巷子里就传来木桶碰撞井沿的清响。张家阿婆照例要舀头一瓢晨露煮茶，她说这时的水最清甜，能尝出夜雨留下的半阙宋词。井栏边的苔痕又厚了几分，苍绿的褶皱里藏着前朝游子刻下的“未妨惆怅是清狂”，字迹被岁月摩挲得温润如玉。我总疑心那些苔衣是活的，会在某个梅雨绵绵的午后，悄然将诗句续写成新的绝句。

裁缝铺的蓝印花布门帘刚卷起，蝉声便从城隍庙的古柏深处漏出来。王师傅踩着老式缝纫机的踏板，细密的针脚追着窗外漏进来的光斑走。布匹展开时扬起细小的尘粒，在光束里

跳着圆舞曲，让人想起祖母陪嫁的留声机，总在午后播放周璇的《四季歌》。隔壁药铺的百子柜前，穿月白衫子的姑娘正在称量金银花，铜秤砣的移动声与蝉鸣应和，竟也成了一种韵律。

正午的日头最是慷慨，将老墙根的瓦松晒得发亮。这些石莲科植物像缀在青砖上的翡翠耳坠，年复一年听着墙内外的市井声。卖麦芽糖的老汉歇在墙荫里，草帽边缘垂下的红穗子轻轻摇晃。他的糖担子总带着股鱼香，混着槐花甜丝丝的气息，在热浪里酿成醉人的酒。孩子们用旧课本换糖时，扉页上的钢笔字迹被汗水洇开，倒像是给夏天盖的私章。

雷雨总在申时造访。先是有蜻蜓贴着水面画圆圈，接着云脚便染了墨色。风卷起满街槐花，白茫茫似谁家晾晒的素笺被吹散。雨点砸在瓦当上迸成碎玉，顺着檐角串成水晶帘。我常看见穿蓑衣的邮差疾步走过巷口，绿色邮包护在胸前，仿佛揣着某个不能淋湿的诺言。雨幕中的青石板泛起

幽光，倒映着匆匆人影，恍若流动的水墨画卷。

待到暮色初合，河埠头的捣衣声便稠密起来。妇人们挽着竹篮走下石阶，棒槌起落间，皂角的清香与河水腥气缠绵着升腾。对岸酒家的灯笼次第亮起，暖黄的光晕在涟漪里碎成金箔，又慢慢聚拢成完整的圆。不知谁家的新媳妇在唱小调：“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尾音被晚风揉得又软又长，惊起芦苇丛中栖息的夜鹭。

我总爱在掌灯时分爬上阁楼。木格窗外，群山的轮廓正被暮色晕染，宛如搁在案头的笔架。城郊的荷塘里，早开的红莲擎着烛火般的花苞，替晚归的渔翁引路。瓦当间偶尔传来幼猫的轻唤，大约是邻家的玳瑁猫又溜出来数星星。外婆在楼下摇着蒲扇折旧毛衣，毛线簌簌滑落的声音，像极了春蚕咀嚼桑叶的动静。

夜深时，萤火虫提着灯笼在竹篱间逡巡。这些夏夜的散佚篇章，时而

缀成珠链，时而散作流萤。竹床上的凉席还沁着井水的气息，蒲扇搁在矮几上，边缘的竹骨被磨得发亮。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惊醒了守夜的更夫，铜锣声掠过七重门楼，余韵里裹着槐花的甜香。

前日经过旧书摊，偶然翻到泛黄的《东京梦华录》。书页间夹着片风干的槐花，薄如蝉翼的瓣上，竟还留着淡青的脉络。忽然懂得外婆说的“夏笺”——原来岁月真的会写信，用晨露研墨，借落花为笺，将那些清浅的、易逝的、朦胧的心事，都写在转瞬即逝的季候里。

昨夜雨疏风骤，今朝推窗却见满地槐花如雪。石阶缝里钻出的凤仙花苗，顶着水珠站得笔直。卖花阿婆挎着竹篮沿街叫卖槐子，花瓣上滚动的露珠，恰似未干的墨点。我知道，夏天正在给每个用心生活的人写信，只是有的寄往江南，有的留在深巷，有的化作檐角的风铃，在某个不经意的午后，突然响起清越的回音。

五月的乡愁

◎高会丽

槐花坠成铃铛时
青梅在胃里酿第三坛酸涩
蝉蜕卡在旧磁带里
母亲的白发正穿过针眼
缝补被麦芒刺破的黄昏

樱桃核在指缝发芽
父亲的烟斗烫穿云霄
晒场上的竹匾筛着陈年旧事
每一粒秕谷都藏着
我离家时踩碎的露水

渡口柳絮飘成雪
艄公的竹篙捅破倒影
青苔漫过石阶第五层时
童年埋的玻璃弹珠
正把月光折射成祖母绿

麦浪涌向天际线
联合收割机吞吐黄金咒语
父亲磨镰的姿势仍是
三十年前教科书里的直角
而我的手掌已长不出茧花

青梅竹马在微信步数里
日行三万八千步
她的红头绳系着风筝线
飘过钢铁厂冷却塔时
惊醒了变电站里的幼雀

月光在井沿绣补丁
野莓汁浸透的作业本
被装订成农历的注脚
芒种与夏至在扉页厮杀
败者退进褪色的准考证

晒场东头堆着空酒瓶
每个瓶口都卡着半截童谣
当槐花糖霜落进搪瓷缸
乡愁是永不锈蚀的镰刀
悬在月亮缺口收割潮汐

千面贡嘎

◎四郎彭措

小时候 风捎来你的呼唤
仙鹿驮我在星河奔涌下
贡嘎云开玉波宫门轻启
黄金犬跃出 天狮乳汁化雪河
八仙湖环绕依偎在身旁

啊 贡嘎圣山
里索海倒映你眉目如歌
玉叶卓玛扬起冰霜千重
天地风马旗见证你的变迁

三十余载踏碎人间霜火
雅哈垭口雕刻沧桑魂魄
你劈开混沌立成诗碑
我弹奏宿命谈谐的年华

啊 贡嘎圣山
您一半在冥界，一半在人间
沉静的孩子戮你脉搏
岩脉蜿蜒着轮回的符咒

当日月交替斗转星移
雪山融水酿成陈年酒油
你摘取星粒为我净颜
我将永世温存于你的怀抱

啊 贡嘎啊
你是木雅大地众生之母
待你听完我这襟襟的歌
我将倾听你不变的传说

